

漢魏叢書

載籍

載籍

家訓

卷四

之七

北齊顏之推著

鹽鐵論

序

漢桓寬著

著

第十九冊

顏氏家訓卷第四

文章第九

夫文章者原出五習之然而自古文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誦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不可暫無一本作施

述用多至於陶冶性靈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則可習之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已顯累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能優東方

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貲無操王褒過章童約
揚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傳毅
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
浮華擣壓馬季長侯媚獲誚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
詆忤鄉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無厭路粹隘狹
已甚陳琳實號巔疎繁欵性無檢格劉楨屈強輸作
王粲率躁見嫌孔華擣壓馬季長殞楊修丁廙扇動
取斃阮籍無禮敗忤鄉里曹植悖暗同惡受鬪免官
孫楚矜誇凌上陸甚陳琳實號巔岳乾沒取危顏延

年負氣擢黜謝靈運空疎亂紀王元長凶噦自貽謝
元暉侮慢見及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
較如此至於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
唯漢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
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況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
衡左思之儕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
敗居多爾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
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
士此患彌切一事惄當一句清妙神厲九霄志凌于

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
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學問
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
終歸量鄙但成學士自足爲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
也吾見世人至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以衆
矣江南號爲詒力正反癡符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爲
可笑詩賦讔擊上首寃相呼下音暫邢魏諸公衆共嘲弄虛
相讚說便擊牛釀酒招延聲譽其妻明鑒婦人也泣
而諫之此人歎曰才華不爲妻子所容何況行路至

死不覺自見之謂明此誠難也 學爲文章先謀親友得其評裁知可施行一本無此四字然後出手慎勿師心

自任取笑旁人也自古執筆爲文者何可勝言然至

於宏麗精華不過數十篇尔但使不失體裁辭意可觀便稱才士要動俗蓋世亦俟河之清乎 不屈二

姓夷齊之節也何事非君伊箕之義也自春秋已來

家有奔亡國有吞滅君臣固無常分矣然而君子之

交絕無惡聲一旦屈膝而事人豈以存亡而改慮陳

孔璋居袁裁書則呼操爲豺狼在魏製檄則目紹爲

她虺在時君所命不得自專然亦文人之巨患也當務從容消息之或問揚雄曰吾子少而好賦雄曰然童子雕蟲篆刻壯士不爲也余竊非之曰虞舜歌南風之詩周公作鶡鴦之詠吉甫史克雅頌之美者未聞皆在幼年累德也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自衛返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大明孝道引詩證之揚雄安敢忽之也若論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但知變之而已又未知雄自爲壯夫何如也著劇秦美新妄投于閣周章怖懼不達天命童子之爲余

袁亮以勝老子葛洪以方仲尼使人歎息此人直以
曉算術解陰陽故著太元經爲數子所惑尙其遺言
餘行孫卿屈原之不及安敢望大聖之清塵且太元
今竟何用乎不啻覆醬瓿而已 齊世有席毗者清

幹之士官至行臺尚書嘵鄙文學嘲劉逖云君輩辭
藻譬若朝菌須臾之翫非宏才也豈比吾徒干丈松
樹常有風霜不可凋悴矣劉應之曰旣有寒木又發
春華何如也席笑曰可哉凡爲文章猶乘骐驥雖有
逸氣當以銜策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填坑岸也

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腎氣調爲筋骨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今世相承趨末弃本率多浮豔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違但務去泰去甚余必有盛才重譽改革體裁者實吾所希古人之文宏材逸氣體度風格夫今實遠但緝綴疎朴未爲密緻余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諱避精詳賢於往昔多矣宜以古之製裁爲本今之辭調爲末並須兩存不可偏棄也吾家世文章甚爲典正不

從流俗梁孝元在蕃邸時撰西府新文紀無一篇見
錄者亦以不偶於世無鄭衛之音故也有詩賦銘誄
書表啓疏二十卷吾兄弟始在草土竝未得編次便
遭火燄盡竟不傳於世銜酷茹恨徹於心髓操行見
於梁史文士傳及孝元懷舊志沈隱侯曰文章當
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
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也深以
此服之祖孝徵亦嘗謂吾曰沈詩云崖傾護石髓此
豈似用事耶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準的以爲

師匠邢賞服沈約而輕任昉魏愛慕任昉而毀沈約每於談讌辭色以之鄰下紛紜各爲朋黨祖孝徵嘗謂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優劣也吳均集有破鏡賦昔者邑號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母曾參斂襟蓋忌夫惡名之傷實也破鏡乃凶逆之獸事見漢書爲文幸避此名也比世往往見有和人詩者題云敬同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不可輕言也梁世費旭詩云不知是耶非殷澆詩云鈿颺雲母舟簡文曰旭旣不識其父澆又鈿颺其母此雖悉古事

不可用也世人或有引詩伐鼓淵淵者宋書已有屢遊之誚如此流比幸須避之北面事親別舅搃渭陽之詠堂上養老送兄賦桓山之悲皆大失也舉此一隅觸塗宜慎 江南文制欲人彈射知有病累隨卽改之陳王得之於丁廙也山東風俗不通擊難吾初入鄴遂嘗以忤人至今爲悔汝曹必無輕議也 凡代人爲文皆作彼語理宜然矣至於哀傷凶禍之辭不可輒代蔡邕爲胡金盈作母靈表頌曰悲母氏之不永然委我而夙喪又爲胡顥作其父銘曰葬我考

議郎君袁三公頌曰猗歟我祖出自有媯王粲爲潘文則思親詩云躬此勞瘁鞠子小人庶我顯妣克保遐年而竝載乎邕粲之集此例甚衆古人之所行今世以爲諱也陳思王武帝誄遂深永蟄之思潘岳悼亡賦乃愴手澤之遺是方父於蟲讐婦爲考也蔡邕楊秉碑云統大麓之重潘尼贈盧景宣詩云九五思飛龍孫楚王驃騎誄云奄忽登遐陸機父誄云億兆宅心敦敘百揆姁誄云俛天之和今爲此言則朝廷之罪人也王粲贈楊德祖詩云我君餞之其樂洩洩

不可妄施人子況儲君乎 挽歌辭者或云古者虞
殯之歌或云出自田橫之客皆爲生者悼往告哀之
意陸平原多爲死人自歎之言詩格旣無此例又乖
製作大意 凡詩人之作刺箴美頌各有源流未嘗
混雜善惡同篇也陸機爲齊謳篇前敘山川物產風
敘之盛後章忽鄙山川之情疎失厥體其爲吳趨行
何不陳子光夫差乎京洛行何不述越王靈帝乎
自古宏才博學用事誤者有矣百家雜說或有不同
書儻湮滅後人不見故未敢輕議之今指知決紝繆

者略舉一兩端以爲誠云詩云有鶩雉鳴又曰雉鳴求其牡毛傳亦曰鶩雌雉聲又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鄭元注月令亦云雉雄雉鳴潘岳賦曰雉鶩鶩以朝雊是則混雜其雄雌矣詩云孔懷兄弟孔甚也懷思也言甚可思也陸機與長沙顧母書述從祖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惄有如孔懷心旣痛矣卽爲甚思何故方言有如也觀其此意當謂親兄弟爲孔懷詩云父母孔邇而呼二親爲孔邇於義通乎異物志云擁劍狀如蟹但一鬚偏大余何遜詩云躍魚如擁劍

是不分魚蟹也漢書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
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鳥而文士往往誤作
烏鳶用之抱朴子說項曼都詐稱得仙自云仙人以
流霞一杯與我飲之輒不飢渴而簡文詩云霞流抱
朴椀亦猶郭象以惠施之辨爲莊周言也後漢書囚
司徒崔烈以銀鎰上音狼下音當鎰大鎰也世間多誤
作金銀字武烈太子亦是數千卷學士嘗作詩云銀
鎰三公腳刀撞僕射頭爲俗所誤 文章地理必須
愜當梁簡文鴈門太守行乃云驚軍攻日逐鸞騎蕩

康居大宛歸善馬小月送降書蕭子暉隴頭水云天
寒隴水急散漫俱分瀉北注徂黃龍東流會白馬此
亦明珠之類美玉之瑕宜慎之 王籍入若耶溪詩
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江南以爲文外斷絕物
無異議簡文吟詠不能忘之孝元諷味以爲不可復
得至懷舊志載於籍傳范陽盧詢祖鄰下才俊乃言
此不成語何事於能魏收亦然其論詩云蕭蕭馬鳴
悠悠旆旌毛傳曰言不謳謹也吾每歎此解有情致
籍詩生於此意余 蘭陵蕭愨梁室上黃侯之子工